

# 凉山彝族图形探析

罗力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 400053)

**摘要:** **目的** 研究凉山彝族图形“观物取形”的象形造型方法,“指代性”的符号表意方式和“线”的图形意味。**方法** 以中国传统图形的造型原则、语言形式和审美意味为基础,通过观照和视觉取舍创造的象形图形再现了彝族文化特征。在“象形、会意、指事”的语言中,用具体的视觉形象进行“指代性”的符号表意,对彝族图形“线”的形式进行剖析,展现了彝族图形古拙的风格。**结论** 研究表明,彝族图形是象形的、符号的和线的艺术。

**关键词:** 彝族图形; 象形造型; 指代性符号; 线的艺术

**中图分类号:** J52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4)12-0124-05

## Graphical Analysis of Yi Minority in Liangshan

LUO Li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005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pictographic modeling method of "Guan Wu Qu Xing" for the Yi nationality, expression of the "Reference" symbol and meaning of the "Line". **Methods** Based on traditional the Chinese graphical modeling methods, language forms and aesthetic mean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i nationality culture will be produced through alternative pictographic graphics. It also discussed the meaning of "Reference" symbol with a specific visual image in the "pictographic, knowing, self-explanatory" language, to show the unadorned style of Yi graphics, and examed the "Line" form of Yi graphics. **Conclusion** It conclude that the Yi graphics were consisted of art of pictograms, symbols and lines.

**KEY WORDS:** Yi graphics; pictographic style; referring symbols; art of lines

凉山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天堑壑障的高山聚居地。凉山彝族的社会形态变化极其简单,1956年后直接从奴隶社会跨入现代社会。隔绝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社会形态使凉山彝族的文化被相对原生态地保存下来,其古拙而淳朴的图形,记录了当时彝族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现状,同时,彝族图形造型方法、语言形式和审美意味受中国传统图形的

启示,呈现的视觉状态是中国传统图形演绎过程的一个截面。彝族图形是凉山彝族文化的浓缩,体现了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sup>[1]</sup>,也是中国传统图形的一部分。

### 1 “观物取形”的象形造型方式

“观物取形”的象形造型是中国传统图形最基本

收稿日期: 2014-01-10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KJ110901)

作者简介: 罗力(1960—),男,重庆人,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术教育与民间艺术。

的造型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包括观物和取形的构形。所谓“观物”，是以俯仰观照的视觉感受方式<sup>[2]</sup>。观照是一种审视、观察的视觉思维形式，观察大自然、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取形”是一个视觉样式构造的过程，把观察、审视的视觉思维结果用视觉形态的形式呈现，表现的方式随着思维的进程而渐进。凉山彝族正是运用中国这种最传统、简易的方式进行了图形的创造，对自然界、动植物、人物以及有一定思想意义的宗教文化进行观照，经过视觉思维的取舍，舍弃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模模糊糊的意象，进行模拟、再现，直接构成象形类的各种图形，彝族图形符号不是写实性的绘画形象，而是带有具象意义的象形符号。

凉山的彝族先民在生存中对大自然的依赖极强，上山采集，每天观察山川日月、繁星飞云、风啸雷鸣，体会了日月对生活的重要性<sup>[3]</sup>。由此，彝族人在观察自然的太阳、月亮、星星等物象之后，以抽象概括的思维仔细体味，在分析了图形纹样特征的基础上<sup>[4]</sup>，按照图形形象提取特征，强调结构是事物造型最关键的因素，用描绘内部结构的方式来直接展现大自然的景象。太阳、月亮、星星的造型，见图1，所取之象不再是原有事物在镜面中的呈现，依附在太阳、月亮、星星表面上的繁华已经退去，太阳、月亮、星星的外部轮廓和内部结构被形象的描绘出来，那些闪耀的光芒也用围绕形状结构点的方式成为造型的原点，无关紧要的部分被舍弃，表面清晰的、具体的、普遍的视觉现象被再现，太阳、月亮、星星表面的机理效果已经被弱化，内部结构形成的视觉感受逼真的再现了空间存在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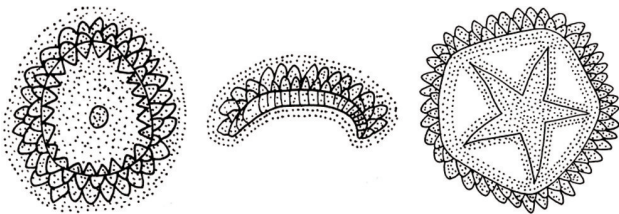


图1 太阳、月亮、星星

Fig.1 Sun, moon and stars

彝族从自然的猎狩过渡到畜牧生活，动物成为彝族视觉再现的重要内容。从全貌或者局部的结构特征“取形”进行视觉表现是彝族动物图形的主要造型方式。观察动物的全貌，记录饲养经验，观察动物的局部特征判断病情或死亡，与彝族息息相关的动物全

貌以及细节被更多地关注，由此，保存了大量的动物图形符号。如耕牛图形见图2，耕牛是彝人劳作生活的一部分，耕牛有着动态的过程，因此，对耕牛的观察不只局限在牛本身，把牛在耕种时的动态也作为视觉思维的内容，视觉图形舍弃了附加在牛表面的视觉机理和环境的内容，根据牛的内在结构以及耕牛的道具以简化的线条进行形的连接，抓住外形典型的造型轮廓生动地呈现了耕牛的状态。食用的动物形象处理，彝族图形更强调对局部结构的再现。彝人关心牲畜的生长、疾病和死亡，观察的最多的是眼睛和头部，于是就有眼纹、羊角局部结构的图形。彝人要宰杀牲畜就要扳住牲畜的头角，分食牲畜必然接触到肠子，经过连续的触摸和观察，最有视觉特征的羊角、羊肠子成为模拟的对象，以局部内在的联系作为造型的基础，形成了羊角、羊肠子的造型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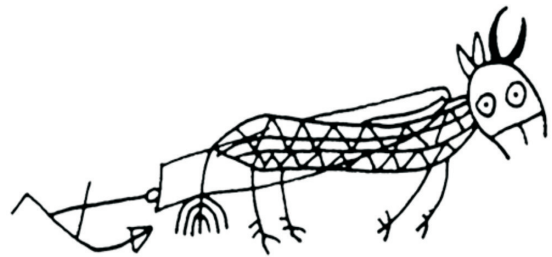


图2 耕牛图

Fig.2 Farm cattle

彝族在长久的生活劳作以及宗教祭祀活动中，有大量场景需要传续，场景的内容比单形的物象结构要复杂得多，彝人用平视、俯视的观物方式观察场景，运用视觉对空间物象平面化的处理思维，按照场景中排列结构的方式模拟现场，象形地再现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如孔雀吃蛙蛇图见图3，孔雀和蛙蛇经过平视和俯视观察后，把孔雀俯视图中的凤尾，孔雀平视图中的身体与蛙蛇的平视图组合在一起，经过平面的视觉思维处理，再用单纯的线条进行结构的组合，脖颈两旁不断抖动的线条以及嘴中点缀的线条，生动地刻画了孔雀在吞吃蛙蛇的场景。再如，祭枝图是原始的彝族先民在巫术礼仪活动中观察祭祀活动场景的结果，祭枝图中的各类人物、道具均是立面的结构图形，根据内部结构和等级对人物形象进行区别，道具用简洁的结构来表现。在祭枝图整体的布局中，按照祭祀安排的前后、左右位置，以俯视的结构，平面地再现了祭

祀场面。祭枝图无论从内部结构的安排,还是外部形态的规则形式,都形象地再现了祭祀的场面。



图3 孔雀吃蛙蛇图

Fig.3 A peacock eating a frog and a snake

## 2 “指代性”的符号表意方式

“望文生义”,望文知义,这个文就是“纹”<sup>[2]</sup>。“纹”不仅是指文字,也指绘画的图形,“纹样脱离对器体的依附进入平面构形,演变发展成绘画<sup>[2]</sup>”。文字具有独特的象形、会意、指事、喻意的语言表达方式,当这种语言表达的特质继续到“纹”的视觉图形上,中国传统图形也具有了象形、会意、指事、喻意的语言表达特质。“象形、会意、指事”是中国传统图形早期的语言形式,彝族图形也运用这种方式进行语言的传续。淳朴的彝族图形在造型上具有原始的绘画意味,其语言不仅具有“象形、会意、指事”的图形语言特点,并且“象形、会意、指事”的图形语言具有符号的“指代性”,即用象形的视觉形象替代具体的事物进行语言表述。可以说彝族图形所具备的这种形象特征和符号性的语言特质是彝族民族文化特征传承的基础<sup>[5]</sup>。

不仅彝族图形的造型是“象形”的,语言表意也是“象形”的。当时的彝族尚无逻辑归纳的造型能力,为了记录对大自然的感受和传授生产中的经验,采用象形的语言来描述现象,使其他的人能够通过视觉冲击达成知觉的共鸣。“象形”利用直观的图形造型指代文字语言的表达,这些文字语言与所代表的事物被线条或笔画勾画出具体的视觉特征,文字语言与勾画出来的视觉特征能够基本保持一致。如蕨基纹、蕨基草一直与彝族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是彝族至关重要的食用植物,为了表达这种淳朴的情感和祈祷温饱的愿望,彝族人用图形描绘了蕨基纹样,卷曲的蕨基嫩芽造型和蕨基叶茎构成的叶子形状,直观地通过图象的

视觉认知了蕨基草的形态,语言和视觉达成了一致性。“象形”语言的视觉表现不仅对事物的整体进行取舍,最有代表性的局部特征也是造型的关键。对局部特征的描绘往往采用最简洁的造型手段,如鸡冠纹就是以局部指代整体的图形。鸡是彝族食用的动物,公鸡还能够呼叫出日月,选择公鸡嗷嗷待叫时竖立的鸡冠作为鸡的语言形态,一根线条就浓缩了鸡的特质。

彝族在长年的生活劳作中,不只是对固定、静态、单一的物体感兴趣,也对时间、过程、虚幻等复杂的现象进行思考,彝族图形通常以“会意”的造意形式描述这种视觉状态。“会意”的造意形式是以静态平面图形的表现形式为基础<sup>[6]</sup>,经过分析、归纳与总结,用两个以上独体的、具有指代关系的直观图形,根据现场之间的联系合成新的图形,综合表示这些构形成分组合的意义<sup>[7]</sup>。如孔雀常栖树图形见图4,该图形中树子用树枝的造型表现,中间部分的树干却转换为孔雀的形象,两种直观的形象重合在一起,孔雀栖树的语义被直接表达出来。再如黄神树图形见图5,其上半部分是树子的造型,下半部分是一个动物的造型,动物把树子高高地顶在上面,就有磕拜之意,神的语言被两种直观图形组合。传说中的神马,见图6,马是速度最快的动物,山鹰是彝族精神世界里最崇拜的灵物,马的造型与山鹰的翅膀组合在一起,彝人营构的可视化的直观形象诠释了神马精神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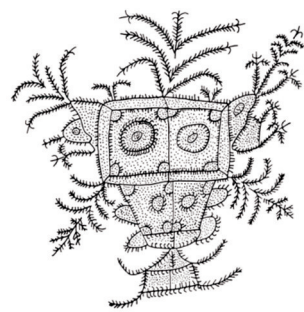


图4 孔雀常栖树图

Fig.4 A peacock resting in trees

彝族文化中的神秘观念和宗教意识是用图形的“指事”语言进行视觉表现的。“指事”是一种抽象的造意方法,就是当没有、或不方便用具体形象画出来时,就用直接性、简洁性、具象性的符号语言来替代。但彝族图形在采用“指事”语言时,其指事的内容、形式、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文字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与指



图5 黄神树图

Fig.5 Huangshen tre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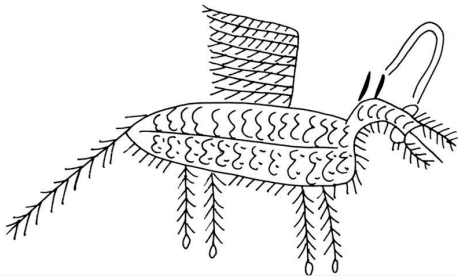


图6 神马图

Fig.6 Coursers

代的视觉图形毫无关联。彝族的先民对自然界的奇观异像不能正确认识,面对恶梦与生死等就会产生种种神秘观念,当这种神秘事物和虚拟人物需要再现时,就用现实里的具体形象指代想象。彝族某部落的先祖勒格阿斯补,不幸被河水淹死,为了纪念先祖遇难,部落的人用一种生长在凉山的花来指代其形象,后来又作为这个部落的标识符号。美姑地区有一个彝族流传的叫“补罗乌”的神,神通广大,战无不胜,彝人就用生活中的蟹角指代“补罗乌”神。用一种具体的视觉符号指代现实中超自然的事物,也显示了彝族语言的纯朴。再如,毕摩仪式是彝族崇拜天地的一种宗教仪式活动,以指事的图形语言手法,完美地表达了宗教观念中的鬼神形象和牺牲后各种山禽猛兽之间神秘的现象。“仪式工程图”或者“祭枝图”是毕摩仪式活动中场地布置的平面图,被彝族用图形的形式表现出来。彝人把那些超自然的力量想象出来,这些神秘的力量没有用有关联的具体图象,而是用没有必然联系的,生长在凉山地域的松树枝桠,提炼为超自然力量的替代符号,作为与鬼神交往的媒介与手段。“祭枝图”,见图7,明确的标明神枝名和次序号的符号,为仪式的推进和

传承带来识别的方便。毕摩仪式中产生的这些指事符号大多数是为了识别的需要,在形象的基础上减少笔画或符号化,而非是为了单纯的迎接视觉的享受,这些看似质朴而笨拙的毕摩指事符号以及其丰富的语言形式,显示了彝人对艺术和宗教的渴求,将原本虚构的神异世界变成一个可以视觉化的世界,并且使更多人读懂和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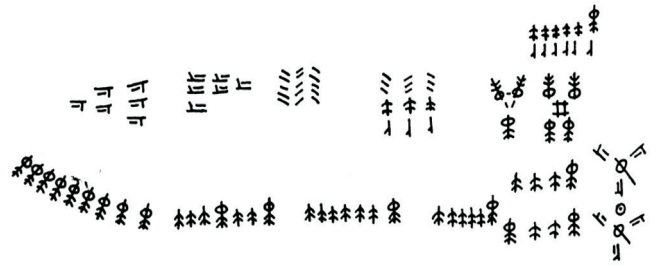


图7 祭枝图

Fig.7 The offering branches

### 3 古拙的“线形”艺术

“纹化”的方式即用线纹描绘对象。图式符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生发出来<sup>[2]</sup>。刻画在古洞穴墙壁上的图形、甲骨文的式样,古拙的线条形象地描绘了自然、人类和劳作的动作,线条是早期中国传统图形的艺术特征。彝族的图形艺术也主要是用线条进行造型,彝族图形中的线条宽窄、粗细没有变化,象铁丝一样直直地往前延伸,在图形结构的连接点,线条发生转向变化,经过这样线条描绘的彝族图形笨拙而憨厚,显现了彝族图形的古拙之美。

彝族图形的线条虽然面积上没有宽窄变化,但古拙的彝族图形中线条是通过长短变化,形成各种组合关系进行图形再现。对于简单的植物、动物、自然图形,几乎是娇小的鱼、鸟、植物之类,用几根线条就概括出全貌。对于复杂的植物、动物、自然图形,羊、孔雀、牛之类,线条的长短开始发生变化,用一根长线围绕外形,呈封闭状态描绘外形,在细节部分,线被切得短短的,用短线的密集排列形成面的感觉。这样的面不仅有线的美,还有形状刻画的肌理之美,更小的线条已经变为线一样宽的点,既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肌理效果,见图8,孔雀图形上这种线的表现方式尤为明显。巫术活动中的场景图,线的艺制而成的<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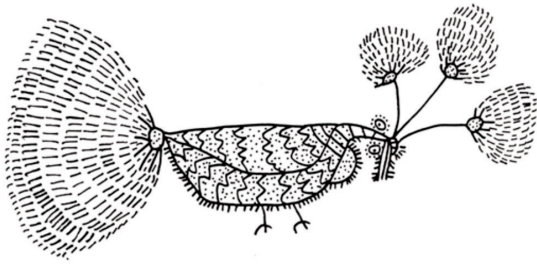


图8 孔雀图

Fig.8 Peacocks

#### 4 结语

凉山彝族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彝族图形,有着中国传统图形发展初期的造型和语言表意方式,其审美意味承载着中国传统图形原始的审美意义,由此,凉山彝族图形在彝族文化的释义和赋予中显得更加具有特性和生命活力,鲜活的彝族图形样式不仅为当下传统图形语言溯本追源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实证,也为探索传统图形语言源流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可以重视的途径。

#### 参考文献:

- [1] 袁恩培,龙飞.凉山彝族地区土特商品包装设计策略研究[J].包装工程,2011,32(16):1—3.  
YUAN En-pei, LONG Fei. Research on Packaging Design Strategy of Native Commodities in Liangsha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1, 32(16): 1—3.
- [2] 李砚祖.纹化新探[J].文艺研究,1992(2):116—118.  
LI Yan-zu. New Lines[J].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1992(2): 116—118.
- [3] 冯敏.凉山彝族图案纹义探源——兼论几何图案的产生[J].民族艺术,1988(2):186.  
FENG Min. Theory of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 Tattoo Marks: the Generation of Graphics[J]. National Art, 1988(2): 186.
- [4] 吕屏.广西少数民族图案特征及其在本土艺术设计中的演绎[J].包装工程,2013,34(2):5—8.  
LYU 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uangxi Minority Patterns and Innovation Application in Local Art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3, 34(2): 5—8.
- [5] 尹翠君,任立昭,蒲明辉.广西地域特色设计元素的分析研究[J].包装工程,2010,31(24):48—50.  
YIN Cui-jun, REN Li-zhao, PU Ming-hui. Research on the Design Elements of Guangxi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0, 31(24): 48—50.
- [6] 陈航平,冯学伟.静态平面图形在屏幕中的动态表达[J].包装工程,2013,34(12):25—28.  
CHEN Hang-ping, FENG Xue-wei. The Dynamic Expression of Static Plane Graphic on Scree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3, 34(12): 25—28.
- [7] 吴丽华.图形语言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J].包装工程,2010,31(22):74.  
WU Li-hua.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Graphical Language in Packaging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0, 31(22): 74.
- [8] 凉山州文化局.凉山彝族民间美术[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Liangshan State Culture Bureau.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 Folk Art[M]. Chengdu: Sichuan Minorities Press, 1992.